



周国勇 张 鹤 编著

非洲动物列传

河北人民出版社



周国勇 编著
张 鹤

河北人民出版社

非洲动物列传
周国勇 张鹤 编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5 印张 81,000字 印数：1—15,0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R13086·123 定价：0.43 元

内 容 提 要

非洲是大象、长颈鹿、犀牛、斑马、狮子、鬣狗、猎豹、火烈鸟等动物的故乡，各国动物学家争先恐后地来到这里进行追踪考察和缜密的研究。本书作者以其在非洲生活多年的亲身感受，用优美、清新、而又诙谐的笔调，描绘了这些动物独具特色的形象和它们的生理特征、生活习性及社会组织，巧妙地介绍了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揭示了许多传说、猜测之谜，把读者引进了一个奇妙、有趣的动物世界。

目 录

救救非洲象	1
长颈鹿传奇	27
非洲犀的喜剧	47
斑马王国巡礼	66
王冠，狮子受之无愧吗	86
草原浪子——鬣狗	104
速度大王猎豹	120
飞吧，云霞般的火烈鸟	137

救救非洲象

非洲象的传说

一提起非洲象，你自然会想起它那魁伟的身躯、又长又大的象牙，想起它那卷曲的长鼻、巨扇般的耳朵，还有它那温和的举止、稳健的步态。然而，你也许想不到，非洲象竟然还是个传奇式的动物呢！

东非，是非洲象的最大产地。那里流传着许许多多关于非洲象的传说。有的说，非洲象具有惊人的记忆力，能认识几百种野生植物，能记住走过的每一条莽林小道。有的说，非洲象跟人一样，有着丰富、细腻的感情。有的说，非洲象的长鼻子，就是它的神手，运用自如，无所不能；有的说得更神奇：非洲象具有超乎寻常的智能，还懂得死的概念，临终前，它

会自己走到“大象公墓”，安然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

至于那些专门捕猎大象的人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也大肆渲染发怒的公象是怎样的暴躁、凶猛，其吼声又是怎么的震天动地。这些又给非洲象涂上了一层恐怖的色彩。

传说固然不可全信，但看来非洲象是有些不同凡响之处。那么，关于非洲象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在野外的自然环境里，非洲象到底是怎样生息繁衍的呢？还有，作为群居动物，它们内部的社会结构又如何？它们之间的交往、关系都有些什么特点？

自五十年代，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英国、美国、西德、澳大利亚等国的一些动物学家、生态学家，先后来到东非地区的野生动物保护地、天然动物园。他们怀着令人钦佩的科学献身精神，在群兽出没的莽原丛林里餐风宿露、奔波劳碌，对非洲象进行长期的观察、研究，开始一步步地揭示了非洲象生活与社会行为方面的种种奥秘，使人类对非洲象的认识产生了飞跃。

为非洲象拍摄“标准像”

旷野茫茫、丛林森森，象群昼夜活动，时隐时现，如何进行长期而有效的观察？怎样取得有关非洲

象，特别是它们社会组织的第一手资料？

首要的是，把研究区域内的非洲象一个个地识别、辨认出来。做到了这一点，就掌握了通向非洲象社会的钥匙，就能进而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交往、生活规律等情况。

起初，一些科学家采取挂牌编号的方式。他们设法逮住大象，在其脖子上挂块颜色鲜艳的牌子，或者在象身上刷漆编号，再送放野外。

到了一九六五年底，一位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发明了一种新的辨认方法，开创了非洲象研究的新生面。

他就是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苏格兰动物学家道格拉斯·汉米尔顿。那一年，他来到坦桑尼亚北部著名的大象产区——马尼亚拉湖野生动物园，对非洲象的社会行为进行了为期四年半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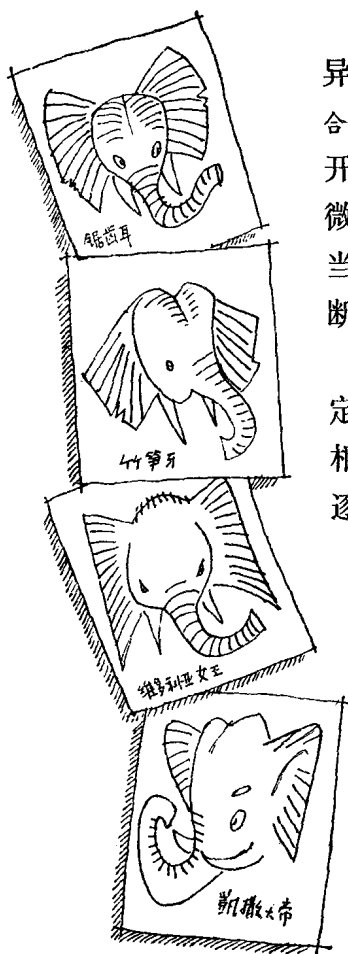
马尼亚拉湖野生动物园，面积八十三平方公里。汉米尔顿首先通过航测，了解到该园区约有四百二十头大象。然后，他集中一段时期，对象体特征进行细致的观察。他惊喜地发现：没有两头大象是一模一样的，最能体现大象特征的，是两大件——象耳与象牙。

汉米尔顿注意到，象耳的边缘，并不象画的那么光滑、完整，几乎总有破损与缺凹处。而且，这些破缺的形状都很奇妙：常为 U 形或 V 形，或者兼而有

之。更妙的是，象耳上的静脉突出、分明，呈现出各种独特的纹路。如同人的指纹那样，每只象耳的静脉纹路，迥然不同。

象牙呢，也是形状各异。有的呈辐合形（向里合的弧形），有的向两侧展开，有的互相交叉，有的微微上翘，有的几乎直溜溜，当然还有的象是独牙，甚至断了半截儿。

根据上述的发现，他决定不沿袭老办法，首创了照相存档法。具体来说，就是逐个地给大象照张“标准



象”——正面的，双耳展开的相片，并按照每个象的特征取一个风趣易记的浑名，诸如维多利亚女王（原是1837年至1901年统治英国的女皇）啦，凯撒大帝（原是公元前100年至公元前44年古罗马的皇帝）啦，锯齿耳啦，竹笋牙啦等等。每次到野外，他随身带上“标准像”，随时记录：何时何地，何象与何象进行什么交往、发生什么事件等等。

当然，要拍摄一张非洲象的“标准像”谈何容易：常常要冒点风险呢。大象并不总是展开双耳的。只有在它处于警戒或进攻状态时才亮出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一九七〇年，在汉米尔顿的研究工作行将结束时，他认识了四百多只大象——几乎是动物园区所有的大象了。不仅如此，他还跟这些非洲象交上了朋友。他可以把车开到象群跟前，关上发动机，从从容容地对大象的行为进行观察。而象群呢，对他已经熟视无睹，安闲地吃喝、玩耍。在这种友好合作的环境里，汉米尔顿对非洲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非洲象的行为学、生态学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瞧这一家子

非洲象有自己的家，非洲象的家是稳定的母子家

庭。科学家们通过几万次的观察，对非洲象的社会基本结构，得出了这一个结论。

非洲象一般的家庭，组成如下：

家长：头象，即年龄最大的母象。家属有它的成年的女儿及其子女；还有头象所生的一群小象：年龄在十二岁至十五岁间。家属数平均为九至十只象，年龄介乎于一岁至二十四岁。

请看马尼亚拉湖天然动物园这一家子：

头象“维多利亚女王”是这家的象外婆，象妈妈“玛丽”和两只小象——六岁的“奥利佛”、两岁的“萝丝”，两个象舅舅和一个小姨分别为九岁、五岁、一岁，还有大姨“法丽达”带着不满周岁的小表弟“卡托托”。九口之家，相依为命。

这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非洲象家庭。

写到这里，细心的读者一定会问：成年的公象，即象外公、象爸爸到哪里去了？此事说来话长，话分两头，且按下不提。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非洲象的家庭关系。

非洲象之家，远不是松松垮垮的一群“乌合之众”，恰恰相反，非洲象讲究论资排辈，依照年龄及个头的大小，形成了明显的等级制。最上层是个头最大、年事最高的母象；最下层是个子最小、最年轻的

幼象。

尊敬长者，可以说是大象之家的优良家风之一。这在平时好象还不太明显，但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就显而易见了。比如，只有一个水塘可饮水，只有一个泥塘可洗澡，或者只有一棵倒下的树可食用，在这种时候，长者就有优先权，一家子按等级排队，依次轮流享用。

大象之家的又一优良家风是步调一致，团结对敌。它们外出活动时，互相离得很近，便于照应。年轻的母象及小象们距头象一般在四十来米的范围之内。

草高树密，一家老少，拖儿带女，它们之间采取什么办法保持密切的联系呢？

一靠嗅觉。非洲象的嗅觉是其最灵敏的感官。它能在六百米以外嗅出其它动物及人的气味；能在几公里以外嗅出水源之所在。它的长鼻子老闲不住，一会儿上下起落，一会儿左右甩悠，全凭它来分辨来者的气味，确定方向和距离。

二靠声音信号。非洲象在不同的情况下，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信号。大象从嗓子通过鼻腔发出“突突突——噜噜噜”的声音，那是一种常用的联络信号，意思是：“我在这儿，你在哪里？”

有时非洲象发出尖细的叫声，那是玩得高兴了，

在舒心地欢笑！

当非洲象发出沉闷的大喇叭声时，那是警告信号，或者说是动员令：“前方有敌情，各位注意！”

动员令发出后，全家老小立即集中在一起，结成统一战线，而头象首当其冲，居于最显要的位置。幼象们则挤在大象的后面或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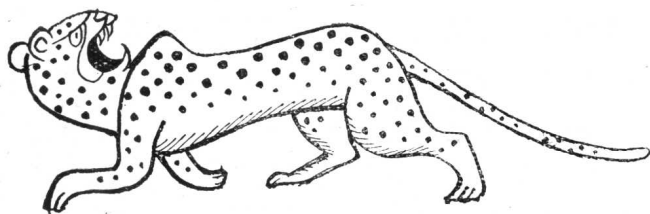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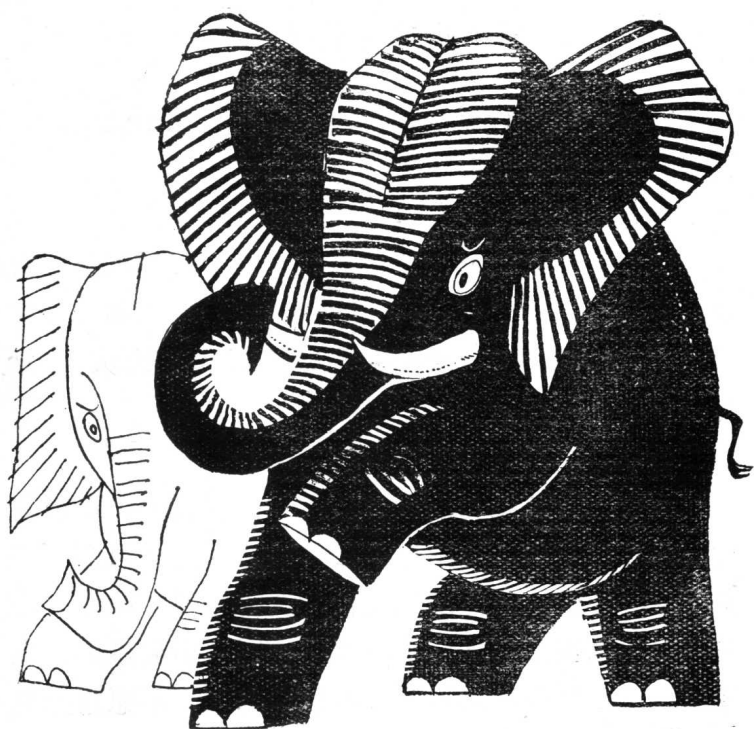
一旦它们的敌人（狮、犀牛、花豹）冲上前来，发动进攻时，一个同仇敌忾的壮观场面出现了：

头象甩动鼻子，挺身而出，其余的象也昂首齐上，争相迎敌。就连最小的幼象也会使劲摇晃小脑袋，在旁助威。一阵阵呼隆隆的怒吼声在莽原上空回荡，真是声威雄壮，势不可当！

非洲象的家庭是团结稳定的，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象丁兴旺，它们还会分家哩！

一般情况是：头象下面一个成年的母象带着自己的儿女、小外孙（如果有的话），另立门户。在马尼亚拉湖，有一大户象家，人称波德西亚家，共计二十四头象。后来，一个取名为伊思贝尔的成年母象带着自己的两头小象和它的大女儿带着一岁的幼象，一家五口分离出来。

然而，分家不分心。老家与新家之间经常互相走亲戚。新家一般安置在距老家二公里左右的地方单过。在季节性迁移时，一个大家族总是在一起行走。



难怪科学家要赞叹非洲象富有人情味了。

不受欢迎的成年公象

在非洲象的母子家庭里，成年的公象不受欢迎。它们有自己的组织：公象群。

这是怎么回事呢？

活得从小公象说起。小公象与母象一起生活，直至发情期，即十二岁——十四岁。之后，头象及其它母象（包括其生母）就要采取强硬措施，把长大成年的公象赶出家门。

公象惹了什么祸，受此惩罚呢？

原来，小公象与小母象经常在一起玩耍，玩得高兴，就互相踢脚，这不过是兄妹游戏而已。可是到了发情期，公象的脾性发生变化，变得强悍、凶猛，连踢脚游戏也往往当真，小母象常被踢得伤痕累累。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成年的母象被激怒了，不愿让公象再待在自己家里惹是生非。

这些被逐出家门的“浪子”，会合在一起，就组成了公象群。遗憾的是，公象群组织涣散，成员不稳定。公象群平均个数为二至三只，极少见有十几只公象常年生活在一起。有一天，汉米尔顿见到三只公象在一起，它们是：奥登、希利和托夫。第二天再观察

时，托夫开了小差，在十六公里以外单独过日子。奥登、希利则同另两只公象，结成了新的小组。

不过，公象群虽然稀松，但它们也有自己的头头，谁的力气大，谁就当头头。这头公象同样享有优先权。经常可以在水塘边见到这样的情景：一只公象正在“咕噜噜”地喝水，头象驾到，它就不声不响地退在一旁，等头象喝完后再上前。

公象们通过变换头、耳、鼻、尾以至脚的位置进行微妙的交际。比如，耳朵半耸，表示有所期待；耳朵全部展开，表示注意力高度集中，对来者有极大兴趣；而鼻子甩悠的幅度不同，则意味着紧张、犹豫、激动等。

最有趣的莫过于它们之间的见面礼仪了：一只公象会伸出鼻子，放在对方口中，以示问候。这真有点类似西方人的吻手礼！

母象之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非洲象的童年生活是非常幸福的。幼象从降世那一刻起，就蒙受着母象的慈爱与家庭的温暖。

幼象是怎样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呢？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是人的情况。非洲

母象呢，则是二十二个月怀胎，用四十来分钟生下小象。

有一种传说，说是非洲象专找秘密的地方生小象，而且都在夜里生产。其实不然，科学家们常在大白天，见到母象在动物园区的便道旁生小象。

婴象嫩皮呈粉色，上有稀疏的茸毛覆盖。它肩高不到七十公分，体重不轻，有二百来斤。小小的个子，肥墩墩的，煞是可爱。

新生的婴象，有时自己就能晃晃悠悠地站立起来。要不行，象妈妈会帮它一把，小心翼翼地把脚伸到小象身下，慢慢地抬起来；同时用长鼻子搀扶着小宝宝。过一会儿，象妈妈会表现出更深沉的母爱：它用长鼻、象牙把婴象“抱”在自己的脸颊下；那卷曲的长鼻还不时地轻拍、抚摸小宝宝的脑袋、胸脯和背脊。

